

(上接9版)

了。也许被人领错了，会来调换的。如果实在没有了，就照章赔二十块钱。”我岂肯罢休，还是瞎找。我多少心血难道一笔勾销？天快黑了，仓库里又暗得很。“要不然，明天再来找寻吧！两箱不值钱的东西，不大可能遗失。”我担心极了，是我们情报泄露了，东西被人拿掉了，还是……我整夜未眠。第二天就再去找。找啊找，后来看到另一个角落里有张大油布遮着一堆东西，好似有人故意把它遮起来不叫人看见似的。快掀开一看，啊哟！就在这里了！“好，拿去！拿去！”昨天为了找不到，一夜难睡，想到不知道哪里去了，急得真是哭也哭不出。阿弥陀佛！终于找到了，我如释重负，把两只箱子拉到香港大学存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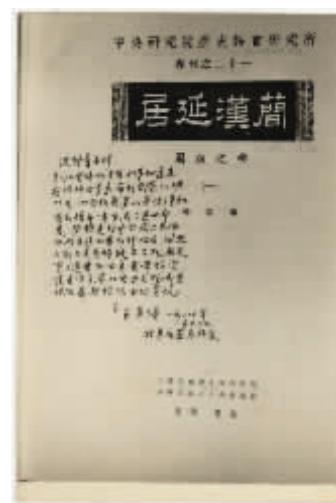
父亲对“徐森玉还没（从上海）来”加了尾注：“这一段还需要想一想，似乎我到港，徐森玉又去了上海或未从上海回港，其间隔了相当时日，大约等到蒋校长来港把藏有收条的箱子交还给我以后。仓库里提木箱时，徐似乎并不在场。”父亲生前，《陈君藻日记》尚未出版。据陈日记，1938年1月31日徐森玉当在香港。这并不与沈述造成矛盾，正可互补。

## 善待史料和分清不同性质的局限

下面略议本篇所涉史料，兼谈如何对待史料的些许拙见。

查上摘记录稿前部，标注采访者插问为“陈问”。由此推知，记录稿源自1980年代初期的系列专题采访。据我所知，那是一个严肃的口述史项目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洪进主持。陈洪进的初次采访是1983年上半年或更早，接着由历史专业研究生霍伟（也许还有别人）后继采访。再根据录音记成文字稿，请口述者核对。历时不短，记得1983年我曾被邀上京整理，但因故未成行。新近征得这份记录稿，有少量父亲校正的痕迹，末页记有父亲加尾注的日期为1984年9月18日。目前不清楚先后一共校订过几次，这份记录是否最后一稿。

对沈仲章生前的许多特殊经历，知者不多；但对沈仲章承重多劳、“不求人知”（叶恭绰语），道及者不少，此处不赘言。父亲明确告诉我，接



吴景桢赠沈仲章之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；扉页题词。

注：“劳榦……即行故去”不确，1980年代中期父亲还与劳榦通信。

当年吴应没见过或碰过“破竹片”，那是后来知识，另议。

受采访是为了留史。父亲对弄清史实细节很当回事，上节摘录的尾注可显一斑。还有，父亲抵港首先找许地山，由许陪同码头取简。因此父亲请许夫人审阅记录稿，找知情者核实补充。父亲在尾注中已说，对有些事的具体日期及天数间隔等，仍需继续思考。但我认为，对汉简在什么箱子里，抵港认领过程等，他作为直接经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，值得重视。

陈洪进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，特别有条有理，稳扎稳打，不急于求成。我大学期间拜访一些著名学者，听他们说过陈的一些事。比如“文革”中陈被隔离审查，仍继续思考研究专题。会递条子出来，指明到某个架子某排某抽屉，取某套读书卡片，他报出自编索引提示，从不弄错。我学的不是陈洪进的专攻，但曾请他给我开系列小讲座，专讲怎么读书。他的思路清晰，令我佩服。

除了采访者是学者，口述者本人也具学术素养。父亲先在唐山大学读工程，唐山大学是西南交通大学前身，早年以难考和训练严格著称，茅以升母校。三年后转考北大物理系，再转文学院，毕业后被刘半农招去主管北大语音音乐律实验室。（汉简就存放于邻屋，因此父亲熟悉环境，在日军初占北大时，可走边门转小巷以救汉简。）简言之，父亲有扎实的科学功底。

再者，父亲多次参与整理考古物品，比如主持清点斯文·赫定（Sven Hedin）待运标本，有良好的史学意识。父

亲二十出头便从事田野调查，中央音乐学院研究所等多个专业组织曾请他培训后学，积有五六十年的相通领域经验……从我与父亲几十年的交谈中得知，父亲脑子里有 verifiable（可以验证）这根弦，估计源于他有实验科学、田野工作和考古实践等经历。（相关背景择要简述，所言皆有据。）

当然，在1980年代，国內在口述史方面还无成熟的方法论，陈洪进主导的项目只是一个尝试，也不太清楚参与相助者持何观念。但我相信，采访与被采访双方对这个项目，都赋予一定学术企盼，注入心血劳动。估计这份记录稿尚未完善，但比之基于听闻加猜测所遗早年文字碎片，其史料价值毋庸我多言。

1986年发表的《历险记》所依之本，应是上述采访课题的半成品，但不确定是否为同一份记录稿。胡绣枫不是中国社科院系统的，不清楚在什么情况下接手。我推测，她果断发表《历险记》前，没请沈仲章作最后校勘，很大可能是担心沈过于认真又不喜扬名而耽搁。《历险记》有些疏漏情有可原，比如胡绣枫无机会系统亲闻全过程（不排除补充采访），各层编辑也可能删改稿件。

一方面我必须说明，《历险记》未经口述者校勘。另一方面我也得说明，初读《团结报》所载版本，印象大节不差。在没有更翔实的资料面世之前，《历险记》还是反映当年经历的史料，值得参照，当善待。而善待史料中有一点，便是分辨史料作者。《历险记》署名作者非沈仲章一人，据我对口述史的有限知识，用“沈氏自述”指代《历险记》，不妥当。

再从另一角度来看“善待”，以第二节摘柳文所依史料陈记为例。《陈君藻日记》史料价值之高，已得公认。善待便须认真解读合理使用，谨防误读误导，使珍贵史料贬值，著名前辈蒙羞。我不是说，名人所述所记就不必善待，我主张一视同仁。

善待史料先得读通文字，除字面意义还有字里行间。为方便讨论，再简述陈记中特别相关本篇的三点，即什么消息、怎么传递和陈氏假定。读陈记可获：1.什么消息？“东西”去了长沙（陈没更改内容以适自己假定）。2.怎么传递？先是吴景桢函告袁守和（非对话，不能当场追问核证），再是袁隔地传话到香港（不明方式、对象、有否几传、是否可核证等）。3.陈氏假定？“东西”是汉简。陈君藻寥寥数

语，虽为信手随记，不是公开发文，但就纪实、条理和信息量等而言，都比柳文洋洋长篇要强得多。

善待史料还需有机解读。有机解读方面很多，以分析陈氏假定为例，得先弄清史料性质、史料作者在该事件内真正角色及知情程度等等。陈记的史料性质是日记，非正式报告。读陈记已知，作者角色是间接旁听。研究者若稍作努力，应想到陈长期居港，对汉简的体积、数量及易损程度等，极可能还无直观概念。研究者若进一步了解历史背景和事件实情，也当不难理解，在直接经手人和汉简还没都脱险时，其他人难以弄清所有真情况。总之，研究者在初步筛选立论所依时，就该对史料多作思考。这样不仅可使自己的研究更有效，也可大大节省读者和其他研究者的精力。

陈记中有误，当时无损于事，无损于人。沈仲章到港后陈君藻当知底，但日记似乎没作补记更正。此也常情，无以为怪。陈君藻并不直接护简，是关心协助，并无责任事事必录必证。陈君藻已离世无法解释，没想那点偶尔小失误，却偏偏被柳文挑出，放大示众。可能我因与父辈祖辈学人接触较多有感情，觉得那是不尊重前辈。《陈君藻日记》出版十八年，我读后存疑近四年，说不定还有慎思更久之人。要都沉不住气，早有人“发现”汉简去长沙了。

读柳全文，长沙误判为犯错较轻、较易纠正、尚可原谅之处。柳文为别的论题引徐森玉信函，尤其是对1939年徐致友函，解读导读多维失真。若读者细究取简数量、日期和地点等，会有损徐前輩。柳读其他史料如蔡元培日记，也多有偏颇。可是柳读与摘文交织，若欲评柳读舛误而不伤前輩，得费笔墨容另议。而对前輩文字本身，我希望有机会与徐氏后代合作解释。

再换个角度，我们这两代人研究抗战时期的居延汉简，还算很幸运。那串系列事件发生于1937—1941年，还在所谓“three-generation reachback”（暂译“三代回溯”）范围之内。若找不到亲历者，当找亲闻者，最后是亲闻者的亲闻者。我对第三代有保留，恕不多议。

对那段历史，还找得到亲闻者。我从1966—1986年，多次亲闻，留有部分笔录。不少地方父亲对我说的，比对采访者说的，更具体更生动，夹

以解释相关内情。除我之外，还有其他亲闻者。

还可找参与采访者如霍伟，了解当年他（们）如何体会陈洪进的意图，以及该项目进展情况。这本身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，因从父亲言辞间得知，前辈学者对口述记史早有想法。但在三十多年前，国内史界正式提“口述历史”的还不多。

另外在1980年代初期，几位当时还年轻的美国学者，因听吴景桢和其他海外前辈讲述沈仲章，向先我回国之友打听这位有趣人物。其中至少有一位，听吴讲过汉简南运。那位学者替吴景桢去台湾购买劳榦用沈仲章所摄照片编的《居延汉简·图版之部》，带到美国。吴景桢在中美建交后就寻找我父亲，1980年将那部图册寄到上海我家。

我以为，在活的线索尚未切断之时，不寻找亲闻者或更直接的资料，却凭间接的支离碎片，急于下结论，实乃治史大忌。读柳文还感到，作者也许与前辈学者接触不够。可能因此而对历史环境人物性格有隔膜，对思考事件整体机理有困难，对公正系统梳理史料有障碍。我觉得，这是导致柳文多处错位的三大原因（而这三点正是有机治史之必须），虽然还见到其他因素。

日前闻一学人为之辩曰：这就是历史研究的局限。我即回复：那是不会研究历史者的局限，不是历史研究的局限。

倘若史料有局限（比如当事人所遗信息不全不确，旁听者不明真情所记存疑等等），研究者一当积极寻求填补空缺（比如有否亲闻者等，当然对一应史料包括亲闻都需分析），二该合理运用已有史料（比如对早年文字资料也需分析），……局限种种处处，讨论又是大题。已及篇末，仅提示这一点。

简言之，不该拘于“局限”之史料而不调查思考，抓取零碎字面而立论；也不当忽视史料之“局限”而漫无边际创“发现”，责其他研究者“竟然都习焉不察”（柳文用语）；更不可借口史料有“局限”而任意解读，随欲按需治史。

随而思忖，若一人一文独陷，不足虑。进而叹息，若把“不会研究历史者的局限”，归结于“历史研究的局限”，那么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，岂不陷入困境？故而借此机会，稍抒愚见：分清不同性质的局限，乃为学之必需，期望能与所见略同者交流互勉。